



孙甘露

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作协专职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萌芽》杂志社社长，小说从最初的“先锋”走向深厚的现实和历史。因《千里江山图》新晋茅盾文学奖得主。

他们已经很少有时间来沉思被他们所虚度的时光。

在日常生活意义上，他们业已荒诞地由热切的、敏感的、富有生机的，摇身一变成了疑神疑鬼的、唠叨啰嗦的心事重重的了。如果说，他们以前的白日梦中还出现过体育场之类的活动场所，那么如今浮现于他们脑际的则大多是医院走廊之类的沉重意象，倘若他们偶然目睹一首措辞华美的诗歌，在他们迷蒙的泪眼中那差不多就是证券交易所里的分栏行情表了，两者的排列形式和变幻莫测的内容颇多相似之处。

在微乎其微的机会里，他们会因“牛市”一词隐约联想到毕加索的著名绘画，也会因“熊市”一词勉强记起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前”修正主义“国家”。倘若硬要在他们苍白的个人记事栏里查找什么值得公之于世的东西，那就是迷惘。他们和全部源泉的联系均已被切断，不仅是宗教、哲学，尤奈斯库说：甚至直觉。

无论是他们的近邻，还是身处十

他们

□孙甘露

分遥远的地方的朋友，在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当他们以书信或照片的形式再度出现时，看上去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仿佛对任何事物全都无动于衷。在某一个瞬间里，他们变成了已不再时髦了的加缪式的“存在主义者”了。他们开始倾向于外表安逸，内心混乱的生活，他们谈话的内容——用阿尔比的话说：要是有什么谈话的话，八成都和性、饭店和电影有关。

他们无一例外地都成了感情方面的沙文主义者，没有什么事情再能使他们着迷，所有的探索都已经终止，他们安全地从昏暗的无意识领域里撤退出来（而所谓探索只能在这些地方进行）。他们成了一群马马虎虎、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在等待着自己真正的销声匿迹，因为轻松、享受成了价值的附属成分，而创意、反常、无序几乎等同于愚蠢。他们变成了适应世界性季节的候鸟，以精神移居者的姿态逗留式地栖息在他们的居所，他们的脆弱的巢穴就像是折子戏里的简易道具。他们的内心深处已经崩溃，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体面的妥协，他们像对待行李一样给自己挂上标签，他们开始倾心于各类方言。

还有什么不曾为他们所模仿，学习语言就是从模仿开始。他们看上去犹如多斯·帕奈斯的一部小说的封面，那上面写着三字经“赚大钱”。他们觉得是在一出无法无天的戏剧里扮演那些动脉硬化并且得前列腺炎的角色，他们的外套换得太勤，所以总是打喷嚏。这使他们难以始终保持优雅，假如他们忽然开口说话，无疑是因为他们感到满足，那模样真是太深奥了。

也有这样的时辰，他们觉得自己是一只刚被卸下的废车胎，又有点像一名改邪归正的酒鬼对酒精怀着莫名的感情。看上去，他们处在十八岁到八十岁之间，具有从无知、幼稚、轻浮、反复无常、热情洋溢到极端忧郁、看破红尘、老谋深算所有这些禀赋。他们似乎不是某人的前妻就是某人的前夫，要想撮合他们就像整合两家倒闭的企业那么困难重重。有时候，他们假装打扮得面目可憎、俗不可耐，为的就是让什么人误读他们。他们特讨厌浅薄无聊的人，对世界的未来总是忧心忡忡。他们的生活就像是一首歌曲，需要许多乐器的伴奏来烘托一下，他们已习惯置身于吵吵嚷嚷之中。

如果他们独自吟唱，那么会被自己的大嗓门吓坏的。这似乎是卡拉ok漫卷这座城市的原因，它的明白无误的喻义是“自娱自乐”，他们在机器的配合下当众自慰，这多少意味着能力的丧失，合作精神的匮乏以及金钱支配下的虚假的功成名就感。当他们在众多陌生人中间曼声唱出青春这个字眼的时候，谁能知道他们是悔还是不悔？

在今日，人们互相以侧面形成关系及格局，当我们朝人群挥手致意时，我们所触及的兴许恰好是从人们身旁流逝了的岁月。而我们当下或未来的境遇可否取唐寅的诗趣“老来思量应不悔，纳衣持钵院门前。”



那年起痧

□黄田

夏天最怕中暑。几十年前那次中暑，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年暑假，家里种了一亩多西瓜，西瓜成熟卖掉后，还要种晚稻。父亲叫我把田耕过来，我在田里灌上水，经过一犁一耙后，就开始坝田基，用铁耙将泥巴一块一块扶到田埂边，然后烫平，才能确保稻田蓄水，不然田漏水就会旱死禾苗。

那是三伏天，也是大暑季节，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记得那天正是中午1时左右，火辣辣的太阳像闪亮的利剑，插在水面上，明晃晃地刺眼。浑浊的泥水被晒得发烫，像冬天的泡脚水。20来岁的我，年轻气盛，因为要抢插晚稻，面对耀眼的太阳毫不畏惧，戴着斗笠，手持铁耙，一直埋头弯腰不停地挖起大块泥巴扶到田埂上，额头上的汗水像烧酒水一样，吧嗒吧嗒往下滴，抬手揩汗，感觉越揩越多，全身湿透，整个人像从水潭里冒出来一样。

大概忙了个把小时，我终于坝好田基，扛起铁耙回家，用井水洗去脸上的汗珠，换掉湿衣服。一会儿，我感到头痛胸闷，闻到油味就想呕吐，浑身酸痛，四肢无力，就像现在感染了新冠病毒，十分难受。

我无精打采地对父亲说：“我可能起痧了。”在老家，中暑也叫起痧。

听说我起痧了，父亲有点吃惊。

父亲是个语文老师，业余爱好医学，平时买了一些医药书籍自学，懂

得一些基本医学知识和按摩刮痧技巧，称得上半个医生。只要我们兄弟姐妹谁有点头疼脑热，他就会让我们躺在床上，进行全身按摩，一会儿就舒服了。如果他自己身体酸痛，就把我们叫过去，他先躺在床上，手把手地教我们寻找相关穴位，给他做按摩。我们家一些小病小痛，不需看医生，在家可自行解决。父亲经常对我们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有些病痛，只要通过适当地推拿按摩，疏通脉络，促进血液循环，就会好。

我穿着背心和短裤，仰面朝天，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软绵绵的就像一团棉花。父亲斜坐在床边，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在重点穴位，反复给我按摩、揉搓、拉伸，然后，让我翻过身，脸朝被子，又是反复按摩。有时还特意往我的腋窝里弄几下，痒嗦嗦的，逗得我咯咯笑。父亲一边按摩，一边叮嘱我：“今后下田劳动，要尽量避免中午的大太阳，以免大汗淋漓，毛孔被汗水堵住，心胸发闷而起痧。”

按摩了半个多小时后，我觉得全身爽快多了，就像从蒸笼般的太阳底下，钻进了空调房。为让我的身体快点恢复，父亲又从抽屉里给我拿来平时准备好的一瓶藿香正气水，对我说：“赶紧喝下去，休息一阵就好了。”

果然如此，我在凉爽的竹椅上躺了一会儿，胸闷得到明显缓解，心情舒畅多了。

临别送张誄入蜀

（外二首）

□许梦熊

没有故乡的人，
到哪里仍是一个异客。
天地都在自己身上，
惘然不知所措；
经历山水也于事无补，
从剑阁眺望梁州，
只有一轮下弦月。
孤云与落日，
几乎意味着所有悲伤；
梦里蒹葭苍苍，
白露已经化为薄霜。
天边的柑橘林，
等着你来亲尝的一天；
蜀道虽然艰险，
也不要在这愚山隐没。
到我这儿来吧，
没有指望的时候，
起码我的故乡还不错，
试着过来当一个乡人。

赠孟浩然

我在安陆安顿下来，
只为了与你成为邻居。
谁不知道孟夫子，
你的幽默就像一匹锦缎
装饰着山居的时光；
所有认识你的人，
都渴慕你的一种决绝。
荣华总会过去，
只有松风吹着白发，
让我们中了圣人的诱惑；
饮清酒而言语零乱，
迷恋花草胜过功业。
从扬州、金陵来后，
至今还没有见你一面
如同这座鹿门山，
仰望的同时没有登顶过；
我再次向你致敬，
为道德所滋润的诗人是真正的稀有，
他影响我们的任何岁月，
就像沙漏数着时间。

喜外弟卢纶见宿

我的房间开在荒野之中，
四周没有任何邻人；
安静的夜晚如同旧梦重温，
大历的岁月更加清高。
门前的桂花树，
每一年都往天空增长；
贫寒令我置若罔闻，
雨中落叶纷纷，就像蝴蝶
飞向那片花海般的火堆。
白发是危险的灯丝，
电光在我们的记忆里
日趋黯淡，孤独多平常，
每天都将甘于沉沦；
你的来访，让我得到安慰，
平生能有这样的朋友，
彼此熟悉的技艺
也再次变得充满惊喜；
所有的遭遇都有一个转折，
它使我们远离庸俗，
却能够欣赏其中的变数。